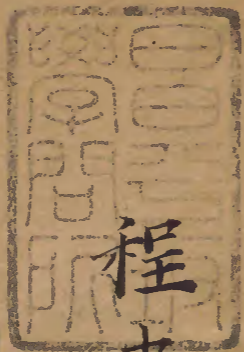


裨海

八十二



程史

六之九

| | | | |
|-----|---|---|---|
| 漢書門 | | | |
| 類 | 號 | 函 | 架 |
| 三 | 一 | 五 | 七 |
| 二 | 一 | 四 | 一 |
| 一 | 〇 | 〇 | 〇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漢 | 書 | 類 | 號 |
| 三 | 一 | 五 | 七 |
| 一 | 〇 | 〇 | 〇 |
| 二 | 〇 | 〇 | 〇 |
| 三 | 七 | 〇 | 〇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3157 | |
| 冊數 | 100(82) | | |
| 函號 | 370 | 44 |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程史卷第六

宋相臺岳珂著

明會稽商濬校

廣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

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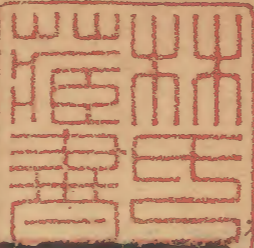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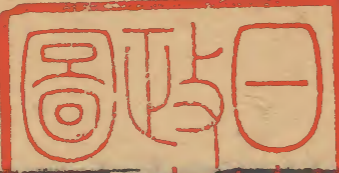
其李革遁入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

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易周國器沈鼎

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

以財豪鄉里爲官權坊酷以捕私醞入民家格鬪

殺人且因以掠斂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



公都督江淮孚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爲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偶閱牆不得志獨荷一繖出聞淮有耕冶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宮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爲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

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履巖時出佩刀劔盛騎從環數郡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毆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頤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儔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寬得衆別聚忠義爲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爲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

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
之長子其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
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貨用適窘謝以鐵鎚五十
緡二人不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
遺恭革與恭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置
書紙曰迺事俟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既出飲宅
肆酣相與咨怨竊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
恭門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緡將遺之恭
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緡

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緡出不肯受亦
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市謂革有異謀從我
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連軍中爲應我因
逃歸故使邏者聞之意欲以藉手冀復收光祖庶
得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既無以脫遂出其書爲證
光祖繳上之朝有詔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
名素畏其豪彎卒又咸辭不敢前妄謂拒捕幸其
事之宅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以簿攝邑
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爲備飲簿以酒烹

鵝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出行
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故
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語
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
罪遂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巳至
申不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
下憧憧往來袒裼呼嘯頗懼亶孫辭句去革畢飲
字謂擇曰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
始雀鼠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句希顏爲我展

限擇陽諾方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
也醉聞其得錢扣窓呼曰三眉樞密院同奉聖旨
取謀反人教練乃受錢展限邪革長子聞之躍出
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匿聖旨文書給吾父死
地戶闔甲者與王立先中二刀仆僞死盡殲捕吏
鈎曳出寘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
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爲苟得尉辯正死
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衆炭
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羣盜寔

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董
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亥
遲明蓐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有
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之革有
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騾曰番婆子駿甚馭曰劉青
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橐鞬腰劔總鵝梨
旋風髻道荆橋秉德之妻闖于垣匪弗之見乃過
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
尉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

革然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
日以定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
青方鞚忽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
來革曰良是反騎趨縣尉解在縣治革將至有長
人衣白立門間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易
亟奔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惟龔董
守郭擇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計無所出廼殺擇而
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
之幼孫千一甫十一歲使乘惺惺騮如無爲漕司

分訴非敢反特爲尉迫脅狀遂殺二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葦間與龔董灑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爲君累也其次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時人哀之王立旣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詔發兩統帥偏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視舟有煙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人

焉煙乃燔麻屑爲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雁汊采石僞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旣失革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革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窰曰吾事明家可歸師中兄遂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嘗爲同安監官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爲君得束手詣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躑躅至此蓋

嘗投匭請得以兩淮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
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捕者爲誰請得以辯乃詔
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
秋期乃它事革直坐手殺平人論極典從者未減
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千里方其孫訴漕司
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市國器嘗見之惺
惺騶棄野間爲人取去宿松人復攘之以瘠死革
之壻曰毛翥字時舉第百一居倉步亦業儒以不
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後一年事

益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怨之捕
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髮矣
其捕董時亦賞緡十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管
撫州革未敗天下謠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兒
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往在祁門
下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率
侑以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二以四合
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
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

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爲何人也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請鐵券旣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

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巳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有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巳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孫仲益觀鴻慶集大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

林史 卷六
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
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
然一瑞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
恨言必稱公殊不作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
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
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某人作行狀言者摘
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卽日罷去事頗相類
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
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
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憇坐如堵墻不可
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嚼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
爲巨室受困粟蓋立困外卽可舉手以致不必以
梯也以是背微區有瑞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
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爲帥周伯聞一往必敬
喏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
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
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

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
炷香謂之活羅漢遂哀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甚
侈乃位之中不葦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
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
所終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
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
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
仲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儼詩句叔儼名儼

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
余兄周伯持浙東使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
家後圃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
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聞闔不怕闌干到斗
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
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
儼居月餘儼來謁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
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旣至一見如舊交坐
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

身爲國重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
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
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曰。已買湖山下。奠居
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詩卷一日湖邊從
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關渠。從今便
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喜
遂約之入浙。明年叔儼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緡
錢甚夥。叔儼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余
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雁字聯。岳陽樓上俯晴

川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舶駕風
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吟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
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
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
爲一流人物云。叔儼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曷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繇徒
垂老得疋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迺成平生繪
寫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
浮屠。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

英伯遂倣貝葉語爲作記其右曰南閻浮提有大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閻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龜鮪魚鼈蛙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奔後導從如役僕厮寶花繽紛天樂競集

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馭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刹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卽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

有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
天龍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
知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
花謂之有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
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
狀曲極其妙求諸法邪求諸相邪是又愚所不可
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
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
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

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
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海羅漢之爲羅漢
蜃龜鮑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叉羅刹似邪否耶
有邪無邪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
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况於相相
且無有何况於畫畫且無有何况於記雖然是理
也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說若夫卽心是佛
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切相
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況

程史 卷六 一三
圖畫裝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
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
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
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
於是居士躩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
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
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
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畫
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

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
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爲畫設開禧二年百六
月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宅文亦多奇累試詞闡不
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 終

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
於是居士履然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
歸今尚存黜黜中余前書京口始執蓋其人少
日既學王蕙藪暗英帥中文亦多音果為同闡不
繪木令劉自吠長暗出蓋為畫始開部二平百六
畫出亦未長卦此至欲有去無去有昧無昧咬魚

程史卷第七

宋相臺岳珂著 明會稽商濬校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
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
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為大蓬未幾遂以秘
撰帥荆復出閩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
師且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令未必
能且是時招偽官遺妄謀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
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啟代贄及

之曰騎虹過賀曾親罄歎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
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
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
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異
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
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寵易制之人才玩
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
信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
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

臥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
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
爲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
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爲
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
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議論噂喅堅
闕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
後慮畎畝有懷於憂國旣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末
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

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艸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主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

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卽所後而忘所先况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

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卽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險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刃而至於潰李實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號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

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篲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曲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華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

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
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
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
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
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
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籍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
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闡事機以主帥
參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
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

之弊猶日朘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
阮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餽軍孰啟神爵屯田
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奈何欲興不世之雋功
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於
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劍之
議試揅悶悶母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
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輅公
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顯闡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
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游

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跼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
屹外闔之蕃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
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
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
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贄畏齋在
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
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
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
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

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
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
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卽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
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
叙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
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
錄本公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
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
識面曷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

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
殄瘁潛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
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
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
乃刪其吹堯者而掇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
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
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
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

粵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權馳星輶而講
好期於萬世未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
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國
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
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眷哲
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
歸仍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
備禮以重紱寶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
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

世輔王室未爲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
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
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
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子懋乃
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
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
爲已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旣已殄
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

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
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旣殄區宇大寧爰有
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
鄰卽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
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
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
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
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
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

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衰救
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方
稽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
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太煩酷發
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
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卽歸仁之地以昭
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
郎知制誥韓昭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帝國
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昇爾封疆

竝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
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
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
以六十六方爲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
羊亂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
連之愧乎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
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絲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
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

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
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
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鑲爲雙疊勝
伶指而問曰此何鑲曰二勝鑲遽以朴擊其首曰
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鑲掉腦後可
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
禁始益繁芮燁令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張丞相

商英

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尚

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

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
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儼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
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爲醑祭文有褒頌功
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
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
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
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旣爾
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
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

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神宗既
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託惟太
母晦聖德于深官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
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
于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
古先不惟曰禹貢九州之域封裔壤埒于殊俗
豺狼野心終不可豢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
昆廼備材力廼督事功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
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

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形愛惡相反
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
散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震于視聽惟聖母燭
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
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馨聞于上帝
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
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
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
主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

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滄滄訛訛又曰噂喑背憎嗚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

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維寵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佑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訕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剿形瘵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巷煩寃廼命貳卿

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給于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簣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者至以軍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寘大觀爰立本以

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文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牒蓋專坐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任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

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其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闈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闈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闈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

程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旣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公可也闈愀然蹙頰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程史卷第七終

容之蓋亦一凶成也
魏敷泉以孫結報多風可計刺秦魏
出去二字蘇坐替大突中齊出人秦門
官出谷何也關州然製酸曰非官人盜
賊非何語以博容容曰或官猶出歸未
之則今時士留歸昔則昔以收此昔以
爲不可當

程史卷第八

宋相臺岳珂著 明會稽商濬校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溢口溢口乃漢灌嬰所築也
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
江面山形勝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
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爲上
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
由入云在北闔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
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爲守謂翰實屠

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
劔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謂
之匣樓曰匣實藏劔江人相勸成之有口者過其
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
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中書舍人
終之年六十八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艱多筮蹄之學
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開禧丙寅二月丙子
余在京口童以初居戎司薊風亭余泣事庾中歸

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砰鉤有聲
甚厲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
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
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色
將至從行一僮忽仰而驚噀視之亦一星大小如
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歛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
亦隱隱鳴于空中時虜酋易位蒙韃闖其境兵禍
糾結數年猶不解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
習變星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

不聞奏報其它躔度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余爲扈簿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虜方拏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髻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厨流三千里旣而太官供具畢集無蒂幕限隔僅以鐮竈刀機自隨縣叢簷下侑食百以旋鮓次暴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黼坐旣御合班拜舞用樂

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檐爲作止之節廊下設纈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爲之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鑄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簿子文在旁因言

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艸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賜宴貢院前二醖止以果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

耳其第三醜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微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鎡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

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孝宗初政表_乎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未知其倪啟封相顧罔測文惠曰上新卽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乎何罪也

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蘇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

退復前日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孚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旣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旣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忝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織人知譖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

體正誼得兩官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輿
之云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乾道間楊嗣清申有聲西州
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
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爲左史聞之
不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卜日
而致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
噬鸚鵡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
大笑劾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

輔位至從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謔
以排根善類者爲猫噬鸚鵡王中父嘗爲余道而
忘其所爲邑之名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麟
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印見月
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
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
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亦決德
未兄至蜀安大資丙與之醺親言之夫妄心一萌

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先瑩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岷焉不合如礪土名
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
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
牧一犝墳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齒戲于旁有
虎出干薄直前搏犝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嗾
而逐之虎顧犝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
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
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

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謀
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犝以角拒虎爪齒
無完革矣牧子視犝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
果舍犝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
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犝少憇力甦乃前鬪虎舍
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犝犝與牧
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旣而山
下民聞者持挺謹嘯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犝牧竟
全余時倚堊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

本
卷
五
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
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
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
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
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
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
以相勝使學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
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

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
氣如烈火利欲如鈇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
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
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
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
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
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
是名菩薩佛於虜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
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

而觀之

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卽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欽宗遂卽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亳社幹離不旣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織人乘間有劔南自奉

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于幄殿旣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

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
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卽寸心守道樂處閒寂願
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
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
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
萬邦咸寧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
功曹吏齋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
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
於虜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於天

矣按蔡條國史後補載徽祖教門尊號爲玉京金
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
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
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
真人今茆山龍虎閣阜實有三壇符籙徧天下受
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帝王之號又有其別殆未
可知也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戊司天監以
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

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
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
不能荅於是卽日涖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
達理者每易一棖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卽決稽
之聖言思過半矣

金首亮未篡僞封岐王爲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爲詩
詞語出輒崛彊懃懃有不爲人下之意境內多傳
之且驟施於國東皆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
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旣立遂肆暴無

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
輟余嘗得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
詠之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
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
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
就撼搖霹靂震山河旣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
黃昏染綠苔那回踪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
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
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又嘗作

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山
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
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臥內見其妻几間有
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白
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赭黃味
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將圖
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中節
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繪
事大喜矚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

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策馬而立題
其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
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遷汴之歲已弒其
母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
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
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劒鋒
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
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邪將射
鵬軍二萬三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

所製喜遷鶯以爲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
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
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
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
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卧龍韜韞果
見成功日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黃迎路余又
嘗問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觀其所存
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它蓋可
知也大信鴉鳴要充其性不足于議軟屏詩正隆

事迹以爲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它
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祝
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
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旋如香象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
亦以在寢寤驚歎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

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
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卧龍翻雲果
夷望夫景對燭其二中不斬切宜黃泥於命又
草亦無識姪詰給液良昔卿以寓志到云共文燦
并心出一對林如昔朝發益指咄其翰昔出然斯
事豈以爲鎮林對野茶封液并詰曰嗚嚙又豐守

程史卷第九

宋相臺岳珂著 明會稽商濬校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忽顧
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
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
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
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嘯耳既而果登
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瑞之詳付宗
正寺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爲二千石珏
不力於學弁鶻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
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
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
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闈之外遇
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
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爲忤遂定交傾貲以
助其用沂公賴之旣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
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

之識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

監博州酒其孫獻簡堯俞元祐中爲中書侍郎自

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
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
變文格蓋至日吳猶有喋喋弗去者過脯稍聞矣
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
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
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

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徐
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
笑它日每爲學者言必蹙頰及之一時傳以爲雅
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爲楊文公而徒問其爲幾時
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
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
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
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官中事常至

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
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
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
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
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
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
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
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
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

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
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
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
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喑猶不絕於耳朕立遣
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
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
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
茅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
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

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
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
亮大悅未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
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
而黷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
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
改金縉締好歲事無關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
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
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

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
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爲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
末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
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
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參知政事末固遂
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彥舟內
侍梁漢臣卒營汗馬帝犯之禍實昉此汝嘉又二
年來肝貽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嘉等歸而微諫竟
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而得其顛

末熊克中興小曆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以
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术之封李
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景
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要當以
國中通言者爲正

虞雍公先文以西掖贊督議旣卻逆亮於采石還至
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
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
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

蓋亮已懲前衎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
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
倚議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
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
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
卒此勲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公
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
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
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

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
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
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
渡而弑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鼈渡本諺語以爲
蟹其義則同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
子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
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
邊之非策論事疊疊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

威建臺遂使之叅謀意欲溷以同俗且窒其口時
有旨兵興避事皆從軍法蕭愨不得免乃上書極
諫曰臣伏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貽
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
使叅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
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
帥調兵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
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
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

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使爲
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
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
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刳缺則置而不
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
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
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
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
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

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邪律淳者
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
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
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
邪律淳者激厲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
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
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
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
恠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

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
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
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國
彼旣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
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麀戰不
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
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
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
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

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旣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

覩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掎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蕭愨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卽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旣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蕭愨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

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曰
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
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歸
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
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高皇毓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耄
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芫
花大黃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上服之自如有王

涇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不忤間奉圭北先意
持論自詭無傷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
之顧淳熙丁未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餽飽覺胸
膈欬壅涇猶主前藥旣投而不支遂以大漸孝宗
震怒立詔誅之慈福要上苦諫薄不獲已減死黥
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泣焉方覲其速斃涇貨五伯
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紹興始用是取
驗孝宗在朱邸扈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地史
文惠爲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莊文醴曾龍

于後圃孝宗樂飲以碼碯觥酌者十一因游于圃
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高皇賜藥使內侍
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爲蠲毒亟袖人參圓入問
而信遂竊易之僅瘡是日微文惠幾殆高皇蓋主
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
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后在慈福慶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始
猶自彊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思敕左右
勿奏十一月乙巳還御端門肆青竣事趣駕至宮

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卻之咸
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秩而以醫累人邪意懲王
涇之得罪也故廟謚之議曰卻藥輟進務全護醫
蓋紀實云京魏公鏗時當軸嘗親爲客言慈聖所
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出
一揆也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鼇掖爲承旨朝議謂且大
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葎先鈐吳門兵時出妾方
娠鬻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焉葎也旣貴無他子遂

以重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
降麻偶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
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
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終其身
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
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
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
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釣旆過江東

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
莫知其爲何人也

良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旣宏麗矣獨念
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
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
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梓貯肉炙
梁米翁倣禽鳴以致其類旣乃飽飫翔泳聽其去
來月餘而圃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
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

官司以總之一日微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
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
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
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籛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
充餐云

宇文忠惠

紹節

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
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
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叙故秩自言元不
曾受杖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

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癩惟噬膚之初傳以金
箔則癩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
有以胝足之藥售于市者輒揭扁於門曰供御或
笑其不根聞于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
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邪子將
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
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為位以哭及都人來迺云涇
實用蠲毒瀉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涇
所復官免杖流未與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行

簡姚胄丞師皋皆甘涇餌目擊其殞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景靈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茶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顛末以悼其庸

余釋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高宗積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初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挈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諸大帥率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倣不以爲怪檜欲貴其姍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盈門揜顧昧謝攘市便腴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勝

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巳
六月蜀人杜莘老爲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釁
啟繼先首輦重寶爲南道計都城爲之騷然上聞
之不樂劉武忠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
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直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
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問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
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
人和可復固上不荅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
邪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漫潤及之矣逆

亮索我大臣延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
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
適在劉婕妤閣當饋輟食婕妤怪之問諸侍貂而
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
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
詔婕妤歸別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玉
色猶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
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
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

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聞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薨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牲之作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事

